

水·浒·通·俗·演·义

卢俊义演义

LUJUNYI YANYI

张少策传述 王泰栋 李蔚波整理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水 · 浒 · 通 · 俗 · 演 · 义

ISBN 7-5339-1084-2



9 787533 910846 >

ISBN 7-5339-1084-2/1 · 998

定价: 8.00 元

水 · 浒 · 通 · 俗 · 演 · 义

卢俊义演义

LUJUNYI YANYI

张少策传述 王泰栋 李尉波整理



责任编辑:文 军

封面设计:邵秉坤

卢俊义演义

张少策 传述 王泰栋 李尉波 整理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淳安印刷厂印刷
(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)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.625 插页 2 字数 170000 印数 0001-4000

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39-1084-2/I·998 定价:8.00 元

出版说明

《卢俊义演义》是宁波市著名评话艺人张少策根据他祖传评书《水泊梁山·卢俊义》记录成文，然后由王泰栋、李蔚波加工整理而成的通俗章回小说。

这本小说在内容上，除李固以怨报德、卢俊义发配充军、宋江报一箭仇攻打曾头市、水擒史文恭等为旧本所有外，其他生发出来的如金玉龄为虎作伥、栾廷玉通风报恩、卢俊义枪挑任宝、老任权私下雁门、白龙岭良马救主、史文恭火烧周侗等曲折离奇、引人入胜的情节，不仅为《水浒全传》所无，甚至连坊间旧本也很难看到。在描写上，本书所塑众多人物，无不各具性格，细腻传神；作者对错综复杂矛盾之驾驭，娴熟自如，有条不紊；叙事状物，则做到通情达理，耀眼生辉。

自然，限于作者、编者的水平，本书缺点、错讹，在所难免。我们衷心希望读者能予以批评指正。

目 录

第 一 回	晁天王临终留遗言	及时雨誓报一箭仇	1
第 二 回	装鬼神吴学究定计	上泰山卢俊义避灾	9
第 三 回	吴学究巧施连环计	卢俊义小住梁山泊	18
第 四 回	昧天良李固怨报德	晓利害燕青劝主人	25
第 五 回	归故里英雄陷囹圄	探监狱义仆悲主人	33
第 六 回	刁李固生蛇蝎毒计	卢俊义遭发配充军	39
第 七 回	恶解差客店施毒计	玉麒麟路上受折磨	45
第 八 回	射竹箭燕青救主人	袭大名吴用发奇兵	52
第 九 回	玉麒麟再次陷囹圄	勇三郎单身劫法场	60
第 十 回	九纹龙进城探瑞兰	丑郡马上殿荐关胜	67
第 十 一 回	大刀将奉命剿梁山	豹子头报仇杀衙内	74
第 十 二 回	用巧计萧让换书信	诉大义关胜上梁山	81
第 十 三 回	风雪夜宋江收索超	牢狱中燕青探主人	88
第 十 四 回	喝鸡汤无意愈背痛	雪仇恨有心诛仇人	94
第 十 五 回	双枪将引火烧东平	紫髯伯走马劝张青 ...	103
第 十 六 回	及时雨恩释双枪将	玉麒麟义收没羽箭 ...	110
第 十 七 回	宋公明兵进曾头市	卢俊义智摆金龙阵 ...	116
第 十 八 回	金玉龄夸口进关内	史文恭施计观虎斗 ...	123

2 目 录

第十九回	卢俊义阵前会师叔	金玉龄修书取铜轰	… 130
第二十回	栾廷玉通风报旧恩	人导公遣子讨铜轰	… 136
第二十一回	史文恭挑拨狂小子	小任宝气激玉麒麟	… 143
第二十二回	卢俊义误挑小任宝	公孙觉挥泪谏恩师	… 151
第二十三回	报私仇任权离雁门	出公心俊义会三叔	… 160
第二十四回	卢俊义苦口陈衷情	白龙岭良马救主人	… 165
第二十五回	念结义天导探盟弟	议对策宋江费心计	… 175
第二十六回	史文恭恶计灭三导	智多星关口伏奇兵	… 183
第二十七回	勇浪子水擒史文恭	白家庄燕青得佳人	… 193
第二十八回	忠义堂天王雪血仇	水浒寨排位定军心	… 201

第一回 晁天王临终留遗言 及时雨誓报一箭仇

话说北宋后期，徽宗赵佶登基，改元建中靖国，自称道君皇帝。道君道君，实际是个无道昏君。赵佶虽然能书会画，却只知享乐，忠奸不分，贤愚莫辨，重用蔡京、高俅、童贯、杨戩四大奸臣，巧取豪夺，鱼肉百姓。弄得普天之下，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，饥民奋起，官逼民反。在他当政的二十余年间，起义队伍除了浙江方腊、河北田虎、山西王庆、陕西杨么四路外，还有山东宋江。宋江据水泊梁山，替天行道。九弯坡开垦万亩荒田，石碣湖养殖千顷鱼虾；粮食充足，兵强马壮；四方豪杰，纷纷来归；梁山山寨，日益兴旺。朝廷多次派兵攻打，都被梁山好汉打得落花流水，大败而回。

却说在几个月前，北边一个有名的盗马贼来到梁山，因他生就一头金色卷发，深目高鼻，号称金毛犬段景住。他盗来一匹好马，名叫照夜玉狮子。此马原是金国太子所骑。段景住本想献给梁山，不料路过凌州曾头市，竟被曾家五虎所夺。原来，这曾头市上有一个大庄寨，庄主叫曾长者，所生五个儿子，个个武艺高强。还有大教师史文恭，二教师苏定，本领更是非凡。为了防梁山袭击，他们在曾头市聚集数千人马，严阵以待；并在庄前树起两面旗帜，上写“踏破梁山擒晁盖，填平水泊捉宋江”。晁盖闻知，怒火满腔，亲率梁山好汉，攻打曾头市。谁知误听奸细之言，月下进兵，被史文恭毒箭所伤。若说史文恭武艺，原不及晁盖。只是他阴险非常，命飞云寺两个和尚清泉、玉华去诱晁盖夜袭曾头市。史文恭自己却藏身于飞云塔上，见晁盖率领一千轻骑经过飞云塔前，史文恭就对准晁盖，弓开箭发，射中晁盖太阳穴。弓弦响时，炮声四起，伏兵齐出，史文恭飞马挥刀直取晁盖，想斩取晁盖首级，向朝廷邀功请赏，以博得高官厚

2 第一回

禄。此时云里金刚宋万及摸着天杜迁左右护住天王，赤发鬼刘唐拼死断后挡住追兵。正在危急之时，守在军营的豹子头林冲闻讯赶到，杀入重围。宋江也统领梁山全军星夜赶来，方始杀退了史文恭。见晁盖太阳穴上深深插着一支狼牙毒箭，创口渗出黑色血水，面上浮肿，面色如墨。宋江悲痛交集，扑上前抱住晁盖，大哭起来。有顷，宋江住了哭，意欲拔去毒箭。军中大夫道：“若拔去毒箭，创口冒血，就会立即身亡；暂留毒箭，尚能延续几天。”宋江听说，立即撤兵返回梁山。

一到梁山，杜迁、宋万扶住晁天王让他在正中坐定。宋江领着众兄弟，哭拜在地。那晁盖双目虽已失明，体力也十分不济，但神志却很清醒。他托付宋江道：“贤弟！看来为兄将不久于人世，有几句嘱咐于你：第一，一箭之仇必报。文恭小儿暗箭伤人，望你定必生擒此贼，仍将此箭还他；清泉、玉华两个妖僧，诱我中箭，擒住后斩杀无赦。其二，我死之后，棺木暂厝忠义堂中，待报了一箭之仇后方可入土。这三，谁若生擒得史文恭，就让他坐我这把交椅，继我遗志！”晁盖讲罢，气喘加剧，又问宋江道：“贤弟记住否？”宋江含泪道：“天王大哥之命，小弟至死不忘。”晁盖点了点头，忽然大喝一声：“弟兄们！永别矣！”伸出手想自己去拔那毒箭。只是晁盖右手发抖，手臂无力，提不起来。就呼：“刘唐你来！”赤发鬼含泪答应。此时晁盖已口不能言，浑身发抖。刘唐跪在天王跟前，连叩三个响头，立起身来哽咽地道：“待小弟来解除哥哥痛苦吧！”说罢上前，伸右手去拔那毒箭。正在此时，忽听晁盖大喝一声：“嘎！”猛地里伸出一掌击向刘唐肩膀，将赤发鬼打翻在地。击倒刘唐后，晁盖浑身抖得更紧。那刘唐立起身来跪在晁盖跟前，一边砰、砰、砰地叩头，一边心里暗忖，天王大哥在奄奄一息之际，还有如此猛力，这样一位顶天立地的豪杰，竟伤在心狠手毒的小儿之手，岂不叫人痛心！刘唐拜罢，二次又要上前拔箭，豹子头林冲立即阻住。因刘唐在拔箭时，林冲看得明白，晁盖浑身抖动，以至刘唐右手触及箭杆时，晁盖痛得无法忍受，才一掌击倒刘唐。如刘唐再次拔箭而天王再度挥拳，恐

会伤及刘唐。众兄弟眼睁睁见天王受此活罪，束手无策。忽听行者武松道：“我等兄弟五人相助取箭如何？”宋江忙道：“快讲！”武松道：“我和花和尚鲁师兄二人扶住天王大哥左右手臂；黑旋风李逵将天王大哥拦腰抱住；再请石秀贤弟抱天王双腿；那时刘唐就可取箭了。”宋江点头答应。于是，五位兄弟再向晁盖哭拜，准备动手。

武松素有实力千斤之称，鲁智深人称佛力千斤，李逵乃牛力千斤，石秀则是巧力千斤，刘唐在发怒时力大无穷，号称怒力千斤。只见武松、鲁智深二人将晁天王臂膀扶住，黑旋风李逵蹲下身子连交椅背将晁天王拦腰双手抱住，石秀蹲在前面扶抱双腿。一切停当，赤发鬼刘唐走上前，张开手指一把抓住箭梢，猛听晁盖鼻孔里发出悲痛声，四肢剧烈发抖，刘唐用力一拉，忽！血水从创口喷了出来，溅得刘唐一身。武松、鲁智深、李逵、石秀四人，紧紧用力扶住晁盖。入云龙公孙胜命武松等四人速速放开晁盖，道：“还是放开，让天王大哥自己跌撞，早些归天，可少受些痛苦。”果如公孙胜所言，四人一松手，只见晁盖大喝一声：“贤弟们！”一头撞在忠义堂石柱上气绝身死。宋江跪上来抚尸大哭。由于悲愤过甚，竟哭得昏了过去。众兄弟连忙救醒宋江。宋江命刘唐将毒箭取过来，用黄缎将毒箭包好，并在黄缎外亲笔写上“一箭仇”三个字。众弟兄无不悲痛万分。

宋江又叫玉臂匠金大坚刻石立碑，把晁盖临终之言刻在上面。梁山众头领以至小喽罗都头戴黑巾，带孝举哀。忠义堂上，放着晁盖棺木，设起灵堂。灵堂桌上供了个神主灵牌，上写“梁山泊主天王晁公之位”。那支毒箭也放在灵前。众头领发誓要踏平曾头市，活捉史文恭，祭奠晁天王。宋江一面延请和尚道士，为晁盖超度亡灵，一面派人打听史文恭究竟是何许人也。过了几日，细作前来禀报：史文恭乃曾家庄大教师，陕西长安人氏，年纪三十不到，武艺高强，善使一把三尖两刃刀，更有八脚虎爪五行小金锤。此锤十分厉害，锤上有五只小钩，钩上熬有毒汁，人被扎住，决无活命之理。宋江听了心里犯难。他想，梁山有豹子头林冲、霹雳火秦明、双鞭将呼延灼这些马上将军，还有花和尚鲁智深、行者武松、拚命三郎石秀这些步

4 第一回

军头领，个个本领了得，杀一史文恭，似亦不难。只是晁盖临死之前关照，务要活捉史文恭，这“活捉”二字，可就难了。想那史文恭八脚虎爪五行金锤厉害无比，必须要一物降一物，破了它，才能活擒史文恭。

宋江正在思忖，忽听有人禀报：“外面来了一批和尚，为首的叫王道成。听说晁天王归天，特地上山来做佛事。”宋江一听，连忙吩咐请进来。原来，这王道成是晁盖的好朋友。

按照老规矩，和尚出家只有名，不留姓，像了空、圆智；道士则不同，只留姓，没有名，如张天师、赵天师。这王道成虽是个和尚，却很特别，有姓有名，而且还有个头衔，叫“探花和尚”。为啥叫“探花和尚”？原来，王道成是河北大名府人，幼读经史，满腹文章，父亲做过大官，是书香门第出身。这一年乃大比之年，王道成上京赴考，得了个探花，衣锦还乡，合家欢聚。谁知他老父亲高兴过分，多喝了几杯酒，突然中风死去。他老母忧伤过度，不久也一命归天。王道成父母双亡，守庐墓三年。不想，丁忧期刚满，未婚的媳妇也一病而亡。王道成一忖，自己的命也实在太苦了，心一横，官也不要做了，看破红尘，出家当了和尚。王道成这人欢喜交朋友，凡三教九流，文人雅士，无不过从，在大名府里也有些名气。他与晁盖结交已久，堪称莫逆。晁盖在山寨不止一次讲起过王道成，因而宋江也知道其人，就是没有见过面。自从晁盖上山之后，王道成一直没有跟晁盖往来。现在做了和尚，成了方外之人，虽说六根清静，但听说晁盖归天，也动了旧情，就前来做点佛事，超度他亡魂。

宋江见了王道成，寒暄毕，陪着喝茶谈话。说话间，谈起了史文恭的厉害，王道成道：“喔，原来史文恭现在曾头市？我知道他的底细。他的本领原是从河北大名府卢百万那里学来的。”

宋江一听忙问：“卢百万是谁？”

王道成回答道：“他是大名府一个巨商，名叫卢俊义。此人乐善好施，颇重信义。他有一匹好马，叫银毛玉麒麟……”金毛犬段景住在一旁忙道：“不错呀，我知道这匹宝马！”

原来，当年段景住从关外先后盗来两匹宝马，一匹叫银毛玉麒麟，一匹叫照夜玉狮子。银毛玉麒麟浑身雪白，无有一根杂毛。段景住过去受过卢俊义的好处，晓得他爱马如命，就送与了他。路人见了此马，个个称赞。有人问这匹好马是谁家的？“是卢俊义的。”“喔，是卢俊义的玉麒麟！”一传再传，卢俊义，玉麒麟，玉麒麟，卢俊义，联在了一起。到后来，有人就把卢俊义叫作“玉麒麟卢俊义”了。以后，段景住又在北边盗来了照夜玉狮子。此马浑身炭红，也无一根杂毛；行走山岗，如履平地；千里之遥，一日能见两头红。这天段景住路过曾头市，人、马均被史文恭所获。段景住对史文恭道：“你胆子也太啦！此马你晓得我送给谁的？是送给梁山晁天王的。”那史文恭听了嘿嘿冷笑道：“我当送给哪个，原来是送给梁山贼首的。如果送给别人，倒也罢了；送给晁盖，却非留下不可。我本要生擒晁盖，活捉宋江。我现在放了你，你去告诉晁盖，叫他自己来投死罢！”段景住上了梁山，如此这般一讲，晁盖听了火冒三丈，就亲自带了梁山兵马进军曾头市，结果中了史文恭毒箭。

宋江又问王道成道：“王师父，你知道那史文恭确是向卢俊义学的武艺吗？”王道成道：“此事说来话长……”

你道卢俊义的师傅是哪一位？就是大名鼎鼎的陕西天导老相公周侗。为啥叫天导？因为他教过当今道君皇帝的武艺。本来，周侗老相公已经不想再收徒弟了，因为他收怕了，像豹子头林冲、行者武松、花和尚鲁智深、青面兽杨志都是他的徒弟，一个个上了梁山。有时候，周侗老相公感到冷清，到宫里去走走，道君皇帝便问：“皇师，你收的徒弟，有谁可为朝廷出力？”周侗就大为尴尬。你总不能说：“我收了林冲、武松、鲁智深几个徒弟，个个武艺高强，现在都上了梁山，反叛朝廷！”所以他下了决心，不再收徒授艺。谁知好朋友紫金和尚又介绍了一个卢俊义来拜他为师。老相公心想推辞，却碍于情面。后来想想，卢俊义家财百万，是个财主，总不会上梁山去做强盗，就此答应了下来。事情就出在周侗老相公来到卢俊义庄园时，史文恭乘机混了进去。

6 第一回

原来，卢俊义算好日子，周老相公所乘航船就要到来，就叫他的管家李固天天到船埠去等候。谁想李固此人，办事很不扎实。他一到船埠，就坐在茶馆里，大声张扬他东家要请周侗老相公来传授武艺之事。这话恰被史文恭听得了。他久闻周侗之名，有心想拜他为师。只是自己衣食不周，不用说延师就教，连三顿饭都没有着落，再说他又与周侗素昧平生。现在得此消息，他动了一番脑筋，天天比李固早到，等在船埠头。那一天，周侗所乘航船靠岸，他忙进了船舱，跪下施礼道：“小的奉员外之命前来迎接老相公！”

“请教尊家大名？”

“我叫卢逢。”这小子还真有一套，“卢逢”就是路上相逢的意思。

周侗怎会想到竟碰上了这个骗子。便由着史文恭挑了老相公的行李箱笼上岸，到了卢家庄。那李固听到航船螺号吹了，才慢腾腾走到船埠头，却扑了个空。

周侗随史文恭到了卢家庄。那卢俊义早在庄门外迎接了。当他看到史文恭时，还以为是周侗带来的仆人或徒弟，所以就安排史文恭跟周侗住在一起，以便照料。这段时间，周老相公真心诚意地教，卢俊义日夜刻苦地学，而史文恭却也暗暗地认真偷学。

光阴荏苒，忽忽已过半年，周侗想告辞回家。临别时，对卢俊义说：“徒儿！你要记住‘学成文武艺，货与帝王家’这句话。无论如何不能跟你几位师兄一样，落草为寇呵！”

卢俊义道：“师父，你放心，我可以对天起誓。”

周侗道：“这倒不必。”因为他知道林冲、武松、鲁智深、杨志当时也是起过誓的，有啥用呢？其实周老相公心里也明白，林冲、武松、鲁智深、杨志之所以上梁山，全是因为像高俅这样的奸臣所逼。只是不管如何，总不该去做强盗啊！所以对卢俊义道：

“徒儿！以后若碰到鲁智深、武松、林冲、杨志等人，你可不要认他们为天导门人，与他们称兄道弟，以免牵累。”

“徒儿知道了。”

“现在我再教你一件兵器，就是八脚虎爪五行小金锤。此物能救人于被围之时，十分了得。”说着，就从房内拿出那名叫八脚虎爪五行小金锤舞了起来。但见一团白光，笼罩着周侗全身，卢俊义看得呆了。周老相公舞罢，又一一仔细讲解明白，叫卢俊义认真琢磨，刻苦练习。这时，史文恭站在远处，也看得明白，听得清楚。从此，卢俊义白天明里学，史文恭夜里暗地学。只是史文恭作贼心虚，他知道自己混进来的，“门背后拉屎，天总要亮的”，周侗相公一走，他的身份就要暴露。那时想走，也就走勿脱了。所以心想趁机离开。

有一天，老相公和卢俊义饭后在书房喝茶，正在谈论八脚虎爪五行小金锤的要领。史文恭侍立一旁，忍不住插嘴道：“老相公，如果在这虎爪上再熬上砒霜毒药，这不是更厉害了吗？”谁知周老相公一听，拍桌而起，满面怒色道：“啊！你这人用心真是何其毒也。”一边又对卢俊义道：“徒儿！你怎么用这样的人来服侍于我？”

卢俊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道：“师父，此人是你老人家自己带来的呀！”

“啊？是我带来的？我啥辰光带他来的？”

卢俊义想：明明是你那天带来的，师父你也太糊涂啦。可也不敢顶撞。正在此时，史文恭双手一拱道：“师父！告辞了！”拔脚就奔向门外。卢俊义大感奇怪，连忙追出来看，却早已不见此人踪影。

卢俊义叫来燕青，回到史文恭房间搜看。只见桌上放着一封信，上写：

我乃陕西长安人士，名叫史文恭。想我父母双亡，孤苦一人，生平爱好武艺，想为朝廷出力，苦于投报无门，因此流浪在外。现在受师父大恩，传授武艺；承卢员外大德，供给膳宿。此恩此德，铭刻在心，容后图报。

卢俊义拿来与周侗老相公看了。老相公一付，倒也在理。卢俊义是个财主，可以请师传授；史文恭连吃饭也困难，只得偷学武艺。现在人也已经走了，也只好算啦！可是转念一想，又觉不妥，此人心地狠毒，如果真的在八脚虎爪五行小金锤上熬上毒药，将来后患无

穷。因此，对卢俊义道：“徒儿，为师看史文恭此人心术不正，现再授与你一件兵器，叫软金刀。今后如史文恭用毒爪伤人，你可用此刀破它，以除此祸患。”

卢俊义连连答应。老相公就把这套刀法传授于他。过了几天，周老相公又要起身告辞，卢俊义挽留不住，便捧出一盘金银珠宝相赠。

周老相公笑了：“徒儿，我生性淡泊，犹如闲云野鹤，要这个作什么？”执意推辞不受。卢俊义无奈，道：“师父，那么就让我在这里替你买几亩田，造几间房子，以便你空闲时常到大名府来走走。为徒也可与师父常叙旧情。”周侗老相公见卢俊义一片诚意，也就答应下来。

王道成讲到这里，呷了一口茶，接着说道：“史文恭走后，卢俊义到处打听，就是不知其下落。却原来就在曾头市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”

宋江听了王道成一番介绍，心里已在盘算。等王道成用过素斋，去做佛事时，宋江就邀吴用一起商议：“先生，既然卢俊义能破史文恭八脚虎爪五行小金锤，我们就应该把他请上山来。只是恐他不允，请先生想个法子！”

吴用一听，觉得犯难。人家是百万财主，又是天导门人，怎肯上梁山来？这与林冲、杨志、鲁智深、武松不同，他们是走投无路，才逼上梁山的。吴用轻拈胡须，沉吟片刻，微微一笑。宋江一见，晓得吴用已经有了计策啦，忙问：“先生，可有办法？”

“宋大哥，你且放心，待我略使小计，请他上山就是了。”

吴用先安慰宋江几句，其实心中并没有底。吃过晚饭，吴用踱步来到做佛事之所，找王道成聊天。吴用转弯抹角，东拉西扯，最后谈到卢俊义家事上来。

王道成告诉吴用：卢俊义有个哥哥，叫卢俊杰。弟兄俩都无子息。卢俊杰已经年老，卢俊义发妻早亡，作哥哥的想叫卢俊义续娶一个良家女子，以便生儿育女、传宗接代。谁知卢俊义从青楼里娶

来个烟花女子，姓贾名芸娘，以致兄弟失和。卢俊义家有个总管叫李固，是卢俊义从雪地中救来的；另有一个心腹童儿，叫浪子燕青，原是街上求乞的小叫花，从小被卢俊义收留……

吴用将卢俊义家的情况一一打听清楚，然后又与王道成谈论了一会，才告辞回房，暗暗定了计策。欲知吴学究如何定计，请看下回。

第二回 装鬼神吴学究定计 上泰山卢俊义避灾

这一夜，吴用睡在床上，翻来覆去，未曾合眼。等到第二天东方破晓，吴用暗地发令，叫来鼓上蚤时迁、白日鼠白胜、浪里白条张顺、金毛犬段景住四人。让神行太保戴宗作法，用神行甲马把他们送到大名府。吴用还交给他们一只锦囊，内藏密书，嘱咐他们到了大名府后才可拆阅，然后依计行事。

时迁等四人来到大名府，找了个客栈住下，急拿密书拆看了，便分头准备所需物件。段景住过去去过卢家庄，就由他带路，到卢家庄周围察看一番。等到月上柳梢，鼓打三更，时迁、白胜二人便换了夜行衣靠，打开窗户，蹑到街心，绕小路，走僻巷，来到卢家庄。二人双脚一蹬，先后蹑上墙头，攀檐附壁，来到了厅楼。然后，二人一个在楼上，一个在楼下，“咯、咯、咯、咯”，放大脚步声来回走动，还把桌子上放着的一些茶盘、茶杯，“噼啦啦”摔在地上。这一来，可热闹啦！俗话讲：“人吓人，吓死人”。弄得卢家庄家人、仆妇、书童、丫环躲在被窝里，头也不敢伸出来：“喔唷！我的妈呀！莫……莫非有了鬼？”卢俊义在楼上也听见了，心里想：哪里来的鬼？！定是来了贼人了。明明是翻箱倒柜想偷些东西，却故意装鬼作神吓唬人！但他也不能出来。为啥？怕贾氏芸娘胆子小，一受惊吓弄出病来，只好陪她在房里呆着。

时迁、白胜闹了一会，又到家人、仆妇房间，把男的鞋子拿到女

的房间，放在床边；把女的鞋子拿到男的房间，放在床边。又来到花园里，从身旁拿出两只嵌着砒霜毒药的肉馒头，等卢俊义养的两只又凶又大的守庄狗张口蹿上来时，一只一个塞在它们嘴里，不到片刻它们都倒毙在地上了，还把花园里养着的几只鸟一只只掐死。又来到卢家祖宗神堂，时迁拿出一小瓶水，在神像的眼睛边一滴一滴地倒下；神堂在一个小阁楼上，平时没有人进出，灰尘积得很厚，白胜拿出一双绣花鞋子在地板上打好印子。二人做好手脚，已近四更，便跳出墙外，回客栈休息。

卢俊义未等天亮就起来到各处察看。来到花园之内就感到奇怪，为啥今天鸟不叫，狗不吠？忽然脚下踢着个东西，低头一看，原来是两只守庄狗七孔流血僵卧在地上；抬头一看，鸟笼里的鸟都已经死了；再一回头，假山旁一缸金鱼全部死掉，尸体漂浮在水面上；种的花也全部连根拔起……卢俊义心里真恼火：你贼骨头要偷就偷一些，恶作剧作啥？真太可恨了！正在此时，燕青前来禀报：“主人！你快来看——。”卢俊义随着燕青所指看去，只见有的家人背了铺盖，有的提了包袱来到面前。一个说：“东人！我要回家去一趟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我娘生病啦，想去侍候几个月。”另一个也说：“东人！我的妈也生病啦，想告个假回去几天。”卢俊义尚未回答，又见一个仆妇脚上拖着一双男人鞋子，哭哭啼啼地说：“员外！你总要替我洗刷清爽，昨夜不知那个狗娘养的，把自己鞋子放在我的床边……”后面紧跟着一个家人，手里拎着一只绣花鞋子：“员外！这真罪过呀！我一点也不晓得，是鬼给我换了女人的鞋子呀！”总之，众说纷纭，都说卢家出了鬼。卢俊义心里烦躁，火冒三丈，脸也气得煞白，道：“胡说！有什么鬼？一定是有人跟我过不去，才故意弄得卢家庄人心惶惶。”回过头来，对李固道：“李固！今天一个人也不许离开，看我晚上把‘鬼’捉了出来。”李固低声答应，随后又吞吞吐吐地道：“东人！我想——是不是请几个道士、和尚来做几场佛事，结缘祛邪。”“什么？你也以为真的有鬼？全是胡说八道！”李固碰了一鼻子灰，心里嘀咕：你不相信，我看花样经还多着呢！但却不敢顶撞，只好退立